

ル 5
3151



黔語序

滇黔世竝稱顧黔入中國爲最後無明以前名勝遺跡及金石文字滇事多紀載之書黔則尠有述者又羈邑率闕志乘此與滇異也余於滇黔皆再至而居黔日尤久叢爾荒陋每俯仰今古輒歎山川之寥暇日嘗錄所聞見或兩說相迕而無書可徵信則姑置之間有意中欲書爲事所奪寢久而遺忘者亦十之二三焉瑣屑枝蔓無有條理隨手放散零亂篋中復六七年矣甲寅長夏退食無事偶爾檢閱其中亦有可資考證者因次第之析爲二卷以所語之囿於黔也命之曰黔語咸豐四年七月懼翁吳振棫

武侯藏甲人爭詫太白聞鶯事亦奇黔事之不足據者類如此休怪齊東多野語古來青史有傳疑

門 儿 5
號 3151
卷

一編誰續山蘊筆頭禿張顛苦用心笑我椎儲拚覆瓿嬾從
奇字學艱深介侯續黔書
好摹籀古文

懼翁又題

黔語目錄

卷上

改土歸流

疆域割隸

泮洞江

開通都江之利

開通清江之利

盤江盤江橋庚戌
橋西林渡附

黃平河

戴家溝紀略

鎮遠三尾

九千里

黔語目錄

一 靈峯草堂叢書

昭和十四年
六月二十一日
購求

牛皮箐

紅崖字

近郭諸山之勝

新舊聖泉

飛雲巖

陽明洞

三元牟珠大峰諸洞

雪厓洞

水口寺

二忠事略

王節愍

祖孫撫黔

蘇大刀

南籠苗變

謝穆之亂

卷下

改驛

鑄錢

鉛

黔不增賦

塘堰

榭蘭之始

三書院紀略

尙節及幼兩堂紀略

黔語目錄

十八先生墓
飛山廟之誤
南康二祀之誤
建文遺跡
張三丰
斷碑硯
夢草池
馬寶袍劍
鐵柱
諸葛臺
昭忠祠撤位
雹神祠

虎頭致雨
馬著草鞵
打鬧
送瓜
壇神
墓祭
衙祭
字冢
田不論畝
錢不論貫陌
黎平木
白蠟樹

雞墘

土物

酒

白椒土

伸筋草

蜂洞

平簫

白石

石燕

粉養

王卡苗

花麻布蛋

奪親

坐家

蓄醋

鬼竿換帶

外甥錢

啞酒

黔語卷上

錢塘吳振械臞翁纂

改土歸流

黔古荒服地元以前羈縻州耳至元明乃隸版圖永樂後始設督撫布按諸官視他省我朝順治康熙間平馬乃平水西增置郡縣疆土於是日闢然頑苗梗化土司逞虐鈔暴遠近文武莫敢誰何雍正初提督馬會伯總兵石禮哈嘗以苗事入告憲廟難之既而總督鄂文端詳審事勢謂非改土歸流則黔滇楚粵之禍無已時也始以長寨苗不法以兵治之長寨平苗頗懾於是化誨招撫收其版籍薄其租賦歡然求內附者不下數千寨其兇悍者則草薶禽獮之當時之議以爲欲靖苗疆自入

寨始而八萬裏古州者元時所置古州八萬洞軍民長官司地也地直抵粵西與黎平都勻鎮遠三府壤相錯都江丹江清水江貫其中廣袤一千二三百里生苗踞之戶殆十餘萬故必古州定而後可以通黔粵而鎮遠之上下九股生苗亦可以次鋤翦運籌決策臣主一心於是

憲廟涓吉日合年命於養心殿鑄三省總督印以畀文端文端稟

宸謨採羣策經營布置重以兵力然後一一戡定六年平八寨設同知七年設丹江通判清江同知古州同知九年設都江通判十一年以清江同知移駐台拱改設清江通判建營分汛以貴東道駐古州統轄之冠蓋往來商賈輻湊挈化外入皇輿化榛狉知文教黎平今設苗學百餘年來咸受福利實文端之偉

烈也垂名圖牒侑饗大烝宜哉

疆域割據

黔地初極褊小雍正五年鄂文端以粵之泗城府延袤二千餘里北與黔接請改土歸流以紅水江爲限割江以北地長壩尋郎羅斛等十六里及西隆州之羅煩冊亨等四甲半零二十一寨歸黔建永豐州於長壩乾隆四十年移羅斛隸定番州嘉慶二年改永豐爲貞豐復闢古州地千餘里而舊隸四川之遵義一府及所屬五州縣改歸黔轄而黔居然一大都會矣

牂牁江

牂牁江今都江也源出都勻府境至獨山逕都江廳入古州匯榕江車江西折而南過下江廳界至丙妹入廣西境爲龍江亦名柳江經懷遠雜容諸縣界至廣東南海縣入海漢書稱牂牁

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唐蒙上書謂夜郎精兵可得十萬浮船
牂柯江出不意制粵水經注豚水東北流逕談彙縣東逕牂柯
郡且蘭謂之牂柯水今黔中諸水入粵者三盤濛二水舟楫不
能通惟都江自獨山之三腳壘浮舟直達粵東水漲可兩旬至
與唐蒙發精兵下牂柯及會番禺之說合黔記以爲在定番黔
書以入楚之烏江當之明鄭文又以盤江爲牂柯江今水經云
烏江志名牂柯江以水出牂柯郡也蓋泥於且蘭故地爲今之
遵義湄潭故仍以牂柯屬之烏江不知年代遼遠蠻地阻絕當
時所稱夜郎牂柯且蘭其地甚大非可執今之一郡一縣以當
之也惟水之所歸雖數千載莫能改而舟楫之可達與否又事
之可顯證者故舍都江無可會番禺之水則都江之爲牂柯信
矣又楊升庵譚苑醍醐云牂柯一作牂馱其字從弋杙繫船木

也說文漢書注舊解如此牂牁今貴州地其江水迅疾難渡立
兩杙於兩岸中以繩絙之舟人循繩而渡盤江崇安江皆然因
悟古人制字之義云云按今循繩而渡者凡水極駛處皆然不
能專屬之一水也升庵特緣字義而傳會之未足爲據

開通都江之利

雍正間鄂文端以都江三水自都勻達粵之柳慶沿江洞苗多
未附道第不治調粵兵平之乃檄文武勘視上自獨山州之三
腳壘至三洞下自古州諸葛洞至溶洞疏淺灘伐惡木鑿惟石
唐蒙古道閉塞累代一旦開闢遂成康衢陸行可輿水行可舟
兩省文符迅疾如駛於是粵鹽得行於黔設總埠於古州而分
子埠於黎平諸郡縣閭閻無食淡之患商賈日衆南海百貨亦
捆載而至古州遂爲一都會云

開通清江之利

水道提綱言清水江爲沅水上源而不確指其源之所出又謂平越之諸梁江亦沅水之源不知特支流入沅者耳今水經混無沅二水爲一水道考以爲卽重安江不知亦支流入沅非卽沅也按清江源出都勻東北諸山遶城西南合流俗名長河又曰劍河亦名馬尾河在八寨廳境曰雞賈河在麻哈州境曰平定河在清平縣境曰凱里河入清江廳界始名清江舊時陷苗境道塞雍正七年鄂文端與巡撫張公廣泗請開濬自都勻府起至楚之黔陽縣止凡一千二十餘里於是復有舟楫之利今賈人鬻清平鉛下武陵抵漢陽者由此道也

盤江

盤江橋庚戌橋西林渡附

北盤江源出威甯州西山中南逕雲南霑益宣威二州界仍入

黔折而東至大山而伏又東南二十餘里出山東南流曰天生橋又東南逕普安安南郎岱永甯挾上游山溪諸水逕九盤花江板貴董箐百層者坪羅炎打賓者香渡邑諸處至雙江口東會紅衣江入於粵在威甯曰可渡河在郎岱曰毛口河在貞豐曰羅炎河以水清亦曰清水江隨地稱名診其源流無殊派也南盤江卽紅水河四時水皆赤故名源出雲南霑益州花山洞東南流逕南甯縣界爲東小河又逕陸涼州東爲中延澤又逕宜良縣東北爲大赤江又南逕路南州西爲巴盤江又東南逕師宗彌勒二縣環曲靖雲南澂江三府廣西一州之境至羅平州入黔界逕興義府南爲紅水江亦曰巴皓河經冊亨亦曰八渡江劃黔粵之界會北盤江入廣西泗城府界謂之左江注於海此南北盤江之源委也盤江橋在永甯州西三十里北盤江

役今黔楚貨棉靛菸布諸物鱗集舊州來檣去艫如織惟洞高下距懸或數尺許水飛石立霆書風蕩三老左右扞救乘勢曲達故峩舸大編不能至然而有舉莫廢况郭公所言五便良非警言緩急時有其道在豫鑿石醜水毋使梗塞有土者宜留意也或曰黔鉛北運經蜀之永甯瀘州下歷瞿塘灩澦諸險其塗極紆迴如道黃平由澗入沅以達於江則路近而費省雖自畢節陸運至黃平多永甯二百餘里而以舟運所節彌陸運所贏無慮不足至楚江蜀江夷險不同則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利不百不變法言變法誠難且法久弊積吏多因緣爲奸果刼行必有梗其議者筆而記之姑存其說云爾

戴家溝紀略

水者地之血氣不流通則病故出於山自入於海者命曰經水

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有原必有委惟泥閭是歸焉黔尺寸皆山水循山行一里百折蹙穆奔沸或破險衝躍而過有時峯岫四塞則山之脅與足必有穴焉水入而伏流由他處出或竟不出其洩於黃壚之下耶抑經千百里外而後復出耶桐梓城外里許爲官渡河上游諸水之壑也又十里爲方家洞又二里河分二流右爲胡盧洞暗流消水俗稱消水洞左爲周家洞水穿山而過爲馬江壩蓋去城十五里水至此而四山環繞無去路矣向賴方家胡盧諸洞以資消納乾隆間方家洞塞春夏水漲則官渡河兩岸盡淹灌道光辛卯水高於城城中人悉奔徙大府檄守令相視疏鑿乃有開戴家溝之議溝在馬江壩左議者謂開暗洞不如開明河可直達壽國山外之水坎河匯流過仁懷縣至合江縣而歸川江議上大府以入告其

後因連岡疊阜不能盡開明河改爲明暗相間而暗洞地陜施工難又遇堅石必紆而避之愈避愈紆愈遠自辛卯九月開工至甲午三月工始竣費白金二萬二千八百兩有奇而卒未聞有宣洩之利蓋明河地勢本高於官渡水不能逆而上行且暗洞施工山腹中仰攻俯鑿不能取準平桐人之言曰如待水之由此以達水坎河也則官渡左右不爲水所宅者僅矣當其時建議者意非不善而官吏匠役之從事非不盡力也夫亦於治水之道未能了然而易視之歟余又聞方家洞故在也昔令狐氏以不利於先人之墓遂塞之有八十餘老人尙識其處頃太守黃君樂之召徒役往出所塞大小木椿千百而洞中積水厚之累月不盡功無由施遂罷嘻豈桐之水患未已歟雖然事無鉅細待人而行他日必有能已其患者

鎮遠三戍

鎮遠無城以山爲城也石屏龍頭壽星五老之屬陡險逼束萬家皆在井底北郡治南衛城而澗水貫其內以大石橋通往來焉夏秋淫霖山中懸流疾注奔騰潰溢高漲數丈瀕江屋廬衝撞立盡此一戍也前迫江後迫山中爲街衢街左右萬瓦鱗次其密如榆吳回煽虐無曲巷旁徑可以逃徙焦土之歎歲歲聞之此一戍也山皆直立其高插天負山而廬者巨石一墜則人與屋立碎此一戍也三戍之中水戍尤甚聞明嘉靖間有議移郡治於池西三里之平昌山下者其地高爽饒衍可容萬家方建議時但謂今郡治在山下寇來則以高臨卑雖築城難固守耳豈知三戍之當避若是哉惜乎此議之未行也

九千里

下江廳設通判一地在黎平府南一百八十里下江西南又一
百六十里地名九千里者其廣袤無圖牒可攷或云西接古州
之碎拉寨南接粵西思恩屬之大棚西南接荔波之拉義寨計
其地不過數百里耳山箐阻深生苗據爲巢窟華人無有涉其
地者乾隆五十年後始有人梯山伐木然亦與內地毘連處不
敢深入也往時負販者流貪利貿易至輒被留不能復出然則
其地之縱橫廣狹孰得而窮究耶嘉慶初黔楚軍興鎮筮銅仁
紅苗竄入詭爲生苗佃種山地紅苗故黠而生苗愚不之覺也
後乃稍稍侵占又陰埋碑土中給生苗共發之卽指爲先世遺
業生苗無以解於是生苗老果等悉其衆以逐紅苗勢洶洶有
司乃往諭遣紅苗歸故土而罪生苗之殺紅苗者苗衆乃解散
蓋道光三年事也

牛皮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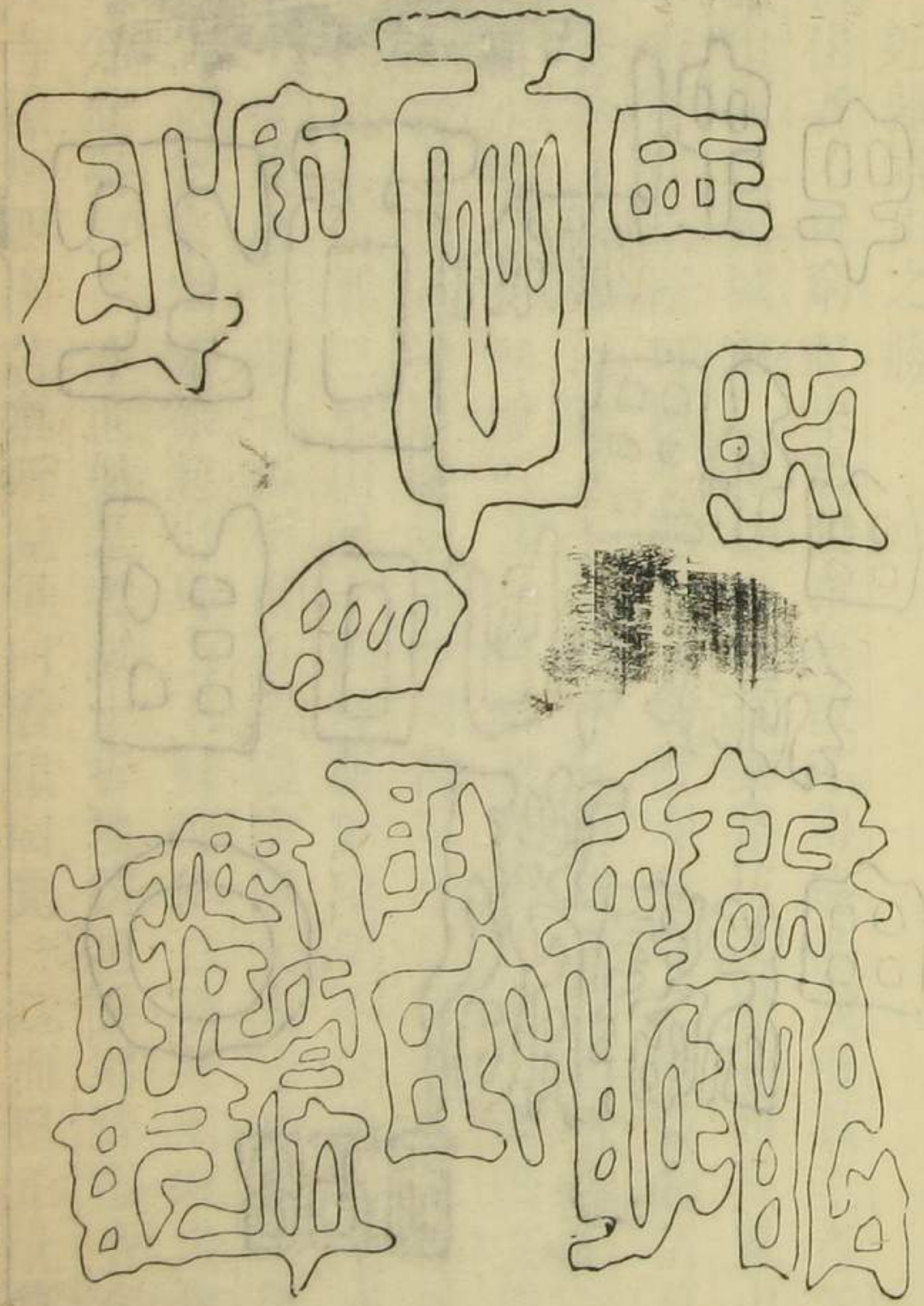
滇黔人謂竹木蒙翳處爲箐以箐爲名者所在多有然未有大
於牛皮箐者地在今丹江廳治之東南而南亙古州八寨都江
迤邐蓋數百餘里狼谷迢迢復嶺盤鬱樹古鐵色不知其年落
葉數尺俯履無地霖雨冰雪四時不春豺牙宓厲虺毒歎飲自
章亥以來未嘗有車轍馬跡涉其境者雍正間經略張公分兵
入箐按捕伏戎後遂稍稍開通以甌徑歧雜懼爲盜窟乾隆三
年乃下封禁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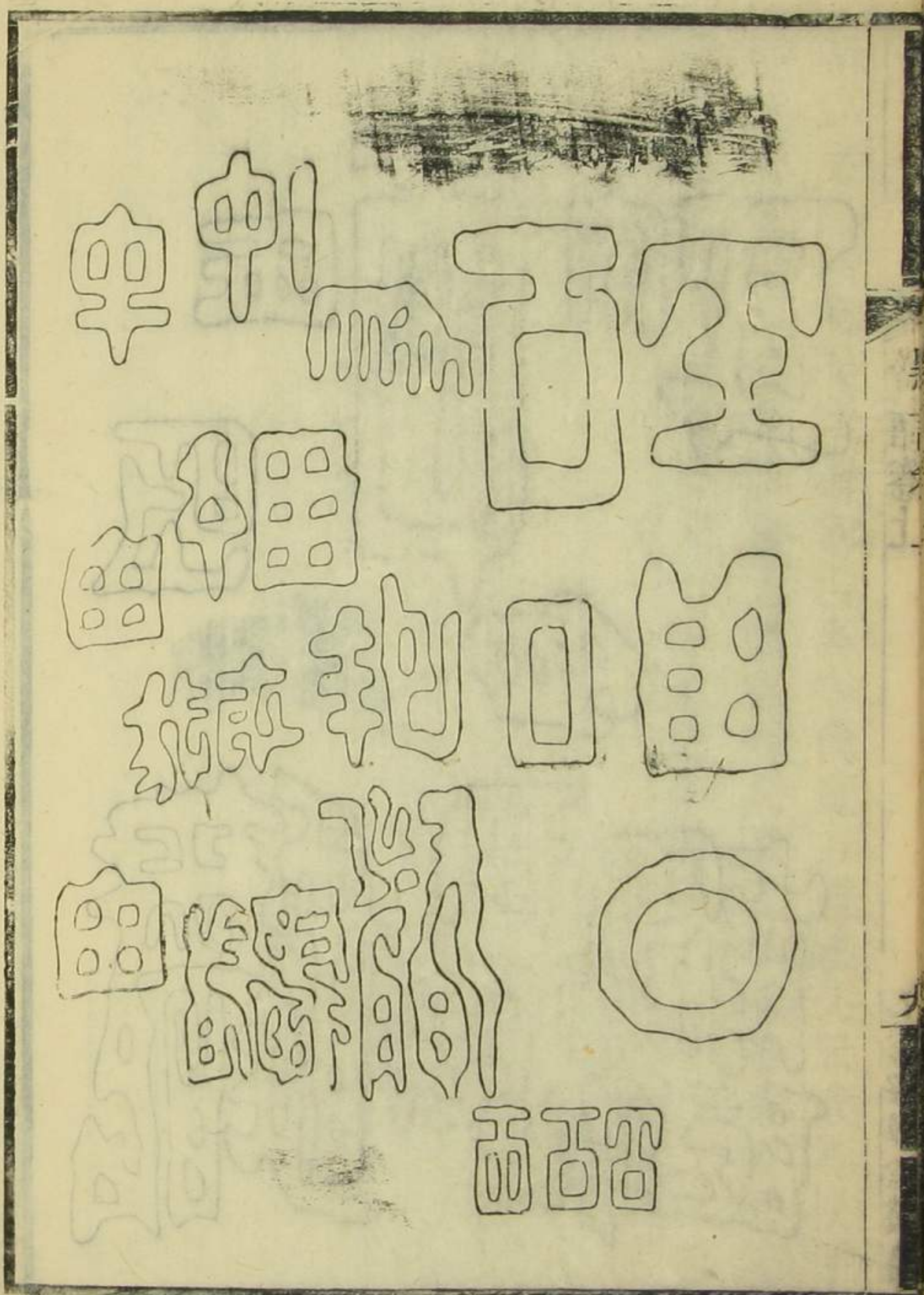
紅崖字

紅崖在永甯州境山之脇有字若大書深刻者然迫視之無斧
鑿痕也字大小點畫肥瘦不一肥者二寸而強瘦者約寸許好
事者架木猿升以氈蠟搨之體若篆籀又類符籙文而卒不可

識且莫測其所始人謂爲殷高宗伐鬼方遺跡又云武鄉侯手
跡則齊東語耳祁春浦相國嘗與同人賦之今縮摹其文於後
多識之士當有問奇於八十一家之外者

此處有若干行非常模糊的篆書文字，可能是拓片或摹本，因字跡不清難以辨識。





近郭諸山之勝

黔山佳者不可窮紀東於吏事無故不得遠涉歲獲數至者近郭諸山而已出城東二里許過扶風雲路坊又里許卽扶風山山半有亭曰環翠可以小憩再上爲僧寺近寺之冢纍纍宿草殘碑蒼涼滿眼是以昔人云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也寺中室宇完好有小池蘋花鮮淨可喜下有馴翠亭蓄孔雀二至曇雲精舍則三面之山青接眉睫城中煙樹萬家歷歷可數此佳絕處也黔靈山去西郭三里山足一澗琤潺如環珮鳴盤屈而上或數步一折或數十步一折樹出石隙濃陰障天人行其間巾履皆碧清風忽來幽籟徐起山鳥上下引吭作百種聲幽寂之趣殆不知此身尙在塵世如是者數十折地稍坦夷則黔靈寺在焉入寺繚垣四圍苦無所見但向香積廚覓一飽而已正北爲

相寶山俗呼照壁山去城四里許山甚高樵徑縵白攀緣而登
上有古寺塑十八阿羅漢像頗莊嚴又銅羊一大銅鏡一相傳
舊時能照見人前世奸僧或村氓耳今墨墨如磬矣外有修廊
下俯斷壑遠近諸山儼與客對嵐靄紫翠晨暮百變憑欄吟眺
泉冽茶甘宦游之極樂也或問三者孰勝余曰扶風之勝以明
靚黔靈之勝以幽曲相寶之勝以高曠

新舊聖泉

貴陽城西五里有聖泉亦曰百盈泉通志名之扁趵道光丙午
秋與同人往游有石亭半傾圯矣泉在亭外黔書所言盡一晝
夜其盈其縮以百爲度中置一石以準之莫之或爽者也以余
驗之倏忽消長一晝夜間豈止百盈縮耶由泉西南行過改茶
寨數里復得一泉以石屋覆之其盈縮與扁趵同噴涌而出爲

巨澗亦綠淨不忍垂此蒙齋屐齒所未到故黔書不言吁同一
奇勝而見知於世也有蚤暮殆亦數耶泉甘而冽喬中丞見齋
是日啜五甌余夙病淡陰一滴不敢飲甚負此佳泉也聞安平
西門外有信泉寸晷間消長不少輟湄潭之青坑其麓有池值
卯酉時則水湧沸餘慶他山之西有三潮水日溢三次則皆得
之傳說而未履其地者

飛雲巖

飛雲巖勝概詳見田張二書余七至其地可謂奇緣近多俗子
惡札巖石上下懸榜樹碣又設爲仙佛之象雕繪滿眼大敗人
意過騎惚促恨未能盡撤去之爲山靈洗辱

陽明洞

陽明洞在修文縣龍場東有明御史合江馮晉卿崇禎己卯所

立碑文頗簡質而字跡多漶滅道光丙午與同官謀以陽明先生詩文壽諸石并以馮文刊新碑六閱月而訖事摹書者爲新化歐陽鷗

三元牟珠大峰諸洞

黔山多洞穴幽邃奇勝未能徧游也游屐所至皆輿馬所涉近在道周者三元洞在鎮遠凡三層盤折而上他洞皆深入而此則否惟躋陟既高可以瞰遠牟珠洞在施秉洞口僅尋丈中極摩豁有佛宇像設前一天然石柱矗天關陷地軸四無因依其色黝然其光油然以手撫之滑潤如玉寺僧藝竹炬導入深處壁上石凹凸萬狀巧若鏤畫龍虎獅象鐘鼓云云則僧以其名指示客者跬步皆嶽崎暗處往往觸額絳髮炬火將盡不敢復入蓋所歷未及半也大峰洞在平越高朗空闊天光內含石泉

滴空幽籟醒耳下多積水村人取汲於此一大石刻畫如棋枰當是山中老仙弈戲之所

雪厓洞

洞在貴陽次南門外深廣不過二丈以在省會且去郭近游人多故其名著洞中塑大佛洞上爲來仙閣有呂仙石像旁有堂有軒春秋佳日爲嘉賓燕樂之地下臨南明河桑陰夾岸灘聲遠聞時有短舫穿艇採魚煙水憑檻靜眺令人有江湖之思

水口寺

寺在貴陽東北數里地幽僻游者不恆至秋水平橋春蕪繞岸吟賞佳絕處也岸有大石如船狀郡人呼爲石船余嘗爲石船引寺舊有樓不得要領且將圯郡守葺而新之旣落成觴客於此適甘澍盈尺大慰農望遂以喜雨榜焉

二忠事略

甘文焜其先江西豐城人後遷瀋陽隸正藍旗漢軍累官雲貴總督駐貴陽吳三桂叛公遣族弟文炯齎疏入告復以書報川湖總督蔡公毓榮於荊州趣其集兵沅州聯黔楚聲勢而提督李本深已據安順叛巡撫曹申吉亦陰受偽命公度貴陽必不可守因令妾盛氏與婦女七人自經通志云殺其妾而率數騎疾馳鎮遠思集楚兵扼險遏賊比至副將江義以兵圍公於吉祥寺公歎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事至此無能為矣望北再拜自刎死通志作縊死與本傳異年四十二子國城筆帖式和善雅圖從死焉事聞贈兵部尚書

賜祭葬諡忠果後巡撫閻公興邦以士民請建專祠於貴陽御書勁節二字額其祠祠去南關五里許按吉祥寺在雙江吉

祥山下寺有古柏二翳日摩霄堅若鐵石咸以為忠烈之氣所結云公始檄李本深扼盤江李以書來覘公公手書復之詞意慷慨讀之凜凜有生氣謹錄於此

附錄復李本深書

披閱來書具見忠肝駿發義氣淋漓將竭蹶以從王作撐天柱石總統全黔精兵捍禦疆場大敵此誠本部院之素志亦為封疆大臣之所以上報 皇上而造福於蒼生之至計也緬惟我 國家定鼎西南荒服之區桂王獻俘於緬甸安坤授首於水西羅甸櫓槍掃除皆靜魁山渠賊反側自安文德崇躋於三王武功不振於萬國河清海晏福祿永昌念茲滇黔重地撫綏實難鎮服匪易爰 命軍門與本部院授以邊疆重任予以閩外兵權是雲貴之安危皆本部院與貴軍

門之責更無所容其旁貸者也邇時平西王奉 旨准撤
回京一月之間三次 欽差大人往滇羽檄戒嚴虎狼蟠
踞搖動人心披猖鼎沸貴州藩司潘臬司李糧驛道陳已經
調赴普安州安南等處策應平西王回京搬運家口夫馬持
籌儲糈省會空虛兵民惶惑撫都院曹數日來聞 欽差
大人星夜奔馳出滇不知所爲塘報杳無揣茲事勢禍亂已
熾本部院厲兵秣馬期與貴軍門聯鑣並轡剿滅妖氛幸惟
恢弘大略共披肝膽仰報 皇上浩蕩洪恩提挈兩省兵
民出離湯火嗚呼本忠孝真性建英雄事業正在今日矣本
部院現馳檄威甯大定黔西平遠安籠各鎮總兵矢以同心
同德共勤王事鐘鼓式靈犬羊際會更不必俟寇涉盤江始
商共著祖鞭也貴軍門如果志在匡君忠貫日月當與本部

院手足相依攻同之車馬便爲於鑠之 王師板蕩之功勳
標作不朽之麟閣身名俱泰青史流芳卽或寇孽猖獗孤臣
受困本部院任兩省封疆惟有效張巡南霽雲以身殉國卽
屍無馬革裹還斷不稍存攜貳也貴軍門同守封疆休戚存
亡與本部院相爲一體爲今日計願卽日興師駐劄盤江上
流以禦其變馳檄各鎮結唇齒以互爲聲援本部院會同撫
都院督率督撫兩標人馬堅城固守以待 王師不然者恟
恍無從二三其德謬瞻顧於家室思依附於前驅進恐成礙
退亦多凶未免雉罹於羅狼跋其尾一失腳時千古恨再回
頭是百年身遺馨遺臭千里毫釐貴軍門其熟思而審處之
無遺後悔

王之鼎漢軍正紅旗人都統世選子也累官四川提督守永甯

賊陷瀘州逆孽吳世璠遣賊將來犯公拒守久通志云三月外

援阻絕城陷被執昇之貴陽世璠遣夏國相等說公降公瞋目

大罵曰逆狗何不速殺我天兵不日盡誅汝輩耳遂遇害於北

門川主廟蓋康熙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同日死者總兵何

承德陝西人通志作劉魁陝西人通志作遊擊陳先鳳正紅旗

三人姓名總兵口永世榆林口汝友未詳傅富山西副將楊三

見本傳遊擊劉應科西華陳田大名地藏保滿洲蔭生潘濟世

漢軍隨征人陳應科山東凡十二人見通志是日風拔木黃塵

蔽天事聞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諡忠毅後巡撫閻公興邦以士民請建祠貴陽南關馬

棚街時忠毅子毓賢

御書忠節垂芳四字額按松江府有公祠

御書純忠遺愛四字則康熙四十六年南巡至松江時所賜也

懼翁二忠詩狼子藏野心一嗥乃眾應隻手障洪河人力安

可勝乞援謀自臧殉國志早定古柯寺門雙號風肅清聽忠

果為鬼當殺賊豈有降將軍嬰城復巷戰壯氣鬱如雲使君

不負國孰忍負使君風霾塞天地憤泣紛精魂王忠毅

王節愍

王節愍名祥蜀人張獻忠躡蜀祥據遵義兵甚強永明王之在

桂林命大學士堵允錫乞師於祥又嘗封祥為榮昌世伯晉錦

江侯又晉忠國公順治六年秋孫可望遣劉文秀攻遵義戰於

烏江祥敗自刎死三十六軍將軍皆潰文秀降其眾二十萬乾

隆四十年

純廟以明季福王倉卒偏安唐桂二王流離竄跡而諸臣茹苦

相從舍生取義既忠於所事豈可令其湮沒不彰

命廷臣蒐采史書予以專諡通諡得如干人明末殉難及建文時死事諸臣追予

諡法者共三千六百餘人祥以乃心故主堅守殘疆齋志以沒得諡節愍今

仁懷王氏藏有永明時敕諭附錄於後按通鑑輯覽纂江志蜀

義府志云死于真州鳳皇山楊明吾譜序又云羅桿臺羅桿臺

在今正安州南或作羅簡臺遵義新志以楊序記所目擊與陳

志真州合羅桿後以皇帝敕諭榮昌伯王祥自虜寇不靖重夔之交天險蕩然豈

誠雲連飛棧凌夷不足恃哉蓋亦忠義雄武之臣遠引辭難

無或投袂發憤者耳卿生本蜀材志切國恥慷慨任事曉暢

兵機用能奠定巖疆驅除醜虜遵重克復皆卿之功朕用眷

嘉特允督輔臣何騰蛟奏兼采廷議封卿榮昌世伯以敕代

券子孫世世承襲卿其祇承蜀封天險古稱四塞民氣武健

地利饒廣固我中興根本地也卿其秣馬厲兵席捲全蜀鎮

臣楊展以恢復敘功朕已晉封廣元伯督輔應熊聞在重涪

一帶以卿忠奮秉其方略何堅不摧朕暫蹕桂林旦晚出楚

望捷音慰朕西顧欽哉特敕永歷二年正月又皇帝敕諭

榮昌世伯晉封錦江侯王祥烽壘盈郊拊髀思切疆圍宣力

推轂倚隆况今口口髡我人民口我土宇求其宏濟艱難綏

靖王室者惟熊羆不二心之臣不策勳庸曷昭彝典卿王祥

忠貞特著勇略冠時砥柱岷流撲獻氛之方熾金湯蜀國雄

虎豹於當關屢復名城身鏖百戰昔馮異鎮關中而隴右以

甯吳漢據成都而春陵遂王揆卿之績何所遜焉今朕躬督

六師誓恢函夏三楚之士宇既復兩粵之義旅翁從則卿蜀

西半壁實朕根本之不基卿為朕之元佐矣茲特封卿為錦

江侯提督蜀秦軍務鎮守川東北等處地方提督漢土官兵
鑄頒鐵券給與敕印允盟帶礪用光彝典卿其祇承仍期秣
馬滇黔彎弓川楚軍國大事與督撫按臣計議而行副總參
遊以下悉聽節制閩外機宜兵將錢糧聽會商徵調地方文
武違誤軍機桀驁躍冶者聽卿參處夫畀之事權隆之五等
豈云酬卿前功蓋將期於來效卿益茂厥勳媲美前哲爾公
爾侯朕不卿靳朕實賴卿卿毋負於朕志欽哉特敕永歷二
年二月又敕諭總督秦蜀楚豫滇黔等處地方漢土官兵恢
勦軍務兼理糧餉便宜行事掛行軍大將軍印兼招討事太
子太師中軍都督府大都督左柱國忠國公王祥朕纘服中
興載光祀夏非山嶽降神不生英傑非股肱叶契不集大勳
漢光得鄧禹再造赤符唐肅任子儀重收京邑稽之往牒業

著君臣肆予不口正際艱危天祚我明式生忠勇卿勳臣王
祥沈毅有勇堅明能斷陳師鞠旅戡虜恢疆力復西川折衝
萬里朕心孚鑒嘉乃豐功特命廷臣會議晉爵忠國公專頒
敕印以大酬庸惟卿服此寵光益宏不績邇來口勢已衰我
武惟揚朕已告廟親征卿其肅清湖北直擣荆襄獻俘斬馘
會朕金陵又當策卿大勳盟於王府分茅錫券永誓河山咫
尺麟雲朕言不再欽哉特敕永歷四年正月又敕諭總督秦
蜀楚豫滇黔等處地方漢土官兵恢勦軍務兼理糧餉便宜
行事掛行軍大將軍印兼招討事太子太師中軍都督府大
都督左柱國忠國公王祥楚豫口氛未湔亟恃雄師電埽口
吝卿勳臣祥精忠天挺大義性成懋績夙著西陲威名久震
夷夏勦寇蕩虜躬環矢石決戰抗守計悉萬全朕心嘉尚頃

晉卿忠國公爵以展酬庸茲提督勁旅出濟荆襄廓清腥穢特頒敕印加卿行軍大將軍兼招討之職用重事權以便節制諸鎮聯合各路軍馬共濟同仇齊張撻伐卿其益壯忠猷鼓勵將士永奮恢勦式奏膚功朕已告廟親征指日親率六師資卿後勁卿務先靖江漢繼定洛陽口口舊都以規一統朕握手敘功直在旦暮麟閣殊榮伉膺寵錫卿勉旃哉特敕永歷四年正月又皇帝手敕忠國勳臣祥卿功在西陲勳昭宗社朕之藉卿厥惟舊矣茲人心雖已共奮而口陷尙未告銷惟卿速統銳師或直達雍豫或順下荆揚卿之威名遠鎮夷夏朕知卿必能早底廓清也一應進勦入衛機宜與總監臣趙進從長擘畫舉行務出萬全朕已懸望卿於金陵策勳飲至矣朕言不再卿其體之欽哉特諭永歷四年二月

尙有敕諭

祥子王璉璿文一中宮敕諭祥妻忠國夫人熊氏文三不備錄

祖孫撫黔

海甯陳清恪公名詵字叔大號實齋康熙壬子舉人授中書科中書累官至副都御史四十四年巡撫貴州疏言黔土瘠開墾成熟地請依輕則建書院親督課士民稱之迨乾隆五十年清恪之孫體齋先生名用敷復來撫黔六十餘年中繩武濟美洵仕宦嘉話也清恪於書無所不讀著述夥頤見方望溪所為傳中又深於相地術嘗著地理述八卷體齋至黔感念棠舍咨訪遺老得清恪舊撰貴陽移向說遂補刊地理述後夫青囊黃囊吉凶剋應之說雖出術家亦儒者所不廢况城隍建置為億萬生民託命乎附錄於此以諗來者

體齋先生字正誼乾隆庚辰進士

附錄貴陽省城移向說

黔語卷上

貴陽之龍始於瀘水發源之西由蕃入蜀莫得而考矣自威甯至安順盤江界而西南烏江界而東北則山之所自來也迨定番分枝南明河之水出於天生橋橋南爲幹龍則楚粵閩越之所自出也其北爲枝龍貴陽之省城在焉而就省城言之則北反爲幹南反爲枝矣省幹之龍至茅草寨北行歷清鎮至木角箐起眞武山乾亥行龍至老鴉關爲大宅吉小宅吉過東行沙坡東煙過峽起高峰入省城東山障其南照壁障其北雖曰卯龍實艮氣入省天玉經所爲艮庚丁是也城南之山從青崖大龍分枝自南趨北花獐猪之水導之奔騰踊躍會於城南城內之水從沙木龍潭入北門出次南門合頭橋阿江橋之水抱城東至牛渡河轉北爲省城一大垣局省龍之山始於西南趨於東北結爲坎龍左旋申子辰也

省城之水發於東北龍井之水出自亥方由貫珠橋過西右旋亥木東也申子辰爲壬亥卯未爲癸一陰一陽山水配合經曰艮庚丁卯己未爲三龍水又曰丁庚終是萬斯箱使立丁向則城內之水合乾甲丁城外之水合申子辰酉己丑龍眞局備富貴久遠乃城中建置不諳理氣城門樓堞居民衙署俱立丙向內水流破官旺外水墓絕過堂丙向一峰名曰文筆形實粗濁書曰火星遠見則可喜近見則可怕又曰水秀不宜直對今離位之峰獨立高聳能免火出南離之患乎且此峰原非正對南來諸山至演武廳場出尖峰又頓起大高山己丙過峽西傍小山護之特起筆架山端重屹立絕無走竄確乎特朝中峰正居庚午毫無假借若文筆山則面向西北在官廳極見秀麗在城中反爲粗飽書曰秀峰雖秀近

而視之亦醜醜峰雖醜遠而視之亦秀今則反此明非正對
又東南尖峰數十一氣奔注如圖雲關伏虎山轟轟旗槍氣
勢凶猛路傍銀壺岩一山形如展旗名曰破軍經曰破軍一
星如展旗前頭高卓尾後低兩邊失陷落坑坎壁立反裂形
傾敵凡旗槍雄大之山宜鎮水口不宜近前吳公云石山嵯
峨雄昂高插生角生嘴如判官如小鬼如鋸齒如刀槍雖居
水口穴上見之反爲不吉且明堂不宜稍偏西方諸山本與
東方相等勢平善而多魚袋經曰魚袋居西官易期坤申兩
峰尖聳插天經曰玄峰卓拔旌旗樣定出將軍女爲將北方
庚子位上連天水帳走出大宅吉儼然正坐前朝後托位置
天成木東金西水火旣濟萬馬朝明堂均平方正坐對之間
愈久愈善今偏昃東西左邊逼窄右邊空曠西方朝拜諸山

一切置之無用之地夫人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地理在
人心目之間未有山氣和而人心不和者未有人心畏而山
氣不惡者今丙向則旗槍鬼怪諸山無不震動而猛厲者向
丁則三台魚袋諸山無不雍容而平善也一對之而氣暴一
對之而心平則善不善之概可觀矣且人事之徵應亦固不
爽也萬歷以前無論矣禍之大者如安邦彥圍貴陽城凡十
月是爲癸亥年孫可望入貴陽殺戮無算又屠貴陽入滇是
爲丁亥年孫可望與李定國戰敗於交水爲丁酉年吳三桂
反爲癸丑年省城火燒死數百人居民廬舍都盡爲癸未年
此數者皆省城莫大之災也百年之中凡五見焉而皆於丁
癸年遇之豈無故哉癸丁爲正向用之則爲福不用則爲禍
用則宅吉龍井之水皆丁之長生官旺水也不用則城北城

西之水皆丙之絕胎死墓水也運行至此人安得不亡財安得不破乎今北門以內街道其勢原趨西南位置天然可見而南北兩門鼓樓俱向壬丙北門幸今議造正可改立新向南樓略爲改移無大更張撫署通省關係於城爲中宮理應去偏向正藩司安邦之牧伯適其堂臺傾壓現議修理以改爲善至德新書院有御書扁額在焉實爲朝山正對三台平列面前圓案低平儼然金童講書左右諸山至此一一平伏爲通省人文貴秀之應移而就之必有三台八座講筵啟沃端正忠良之人稍過便非正案如衙署俱不能及山川靈秀鍾毓此邦非四方官宦之所克當尤宜改易以就正向其挽回黔運以補救於無形之表者當世未必知而後世必有知之者也見義不爲是爲無勇故與黔之官僚紳士耆老

軍民明白告諭倘有灼知陰陽別有所見以爲不宜不妨開明指陳或削牘或面陳纖毫無忌經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至於大同乃庶元吉今亦惟期大同以謀盡善焉改向惟何子午兼癸丁庚午分金是也

蘇大刀

蘇大刀湖北襄陽人名大有由行伍歷官至貴州定廣協副將雍正六年從張公廣泗征丹江生苗功最多丹江平擢雲南鶴麗鎮總兵官後調黎平鎮復調古州旋卒大有在軍中與士卒共甘苦臨陣以身先之能以忠義激發士氣黃茅嶺之戰苗伏叢莽中刺大有傷股血被衣履左右驚問曰此苗血濺吾衣耳揮刀督戰益力旣勝歸營中乃解衣示衆曰頃實負創言之恐亂軍心大丈夫爲

朝廷殺賊死且不避此何恤焉苗人由是益畏之目為蘇大刀見其旗幟輒奔潰去十年入祀貴州賢良祠

南籠苗變

國朝康熙間改明安籠所為安籠廳移安順通判駐焉雍正五年陞為府實為黔之西南隅與滇曲靖粵泗城接漢夷錯居猥夷十一二种苗十八九洞洒种苗王文學女獲五色卵山中苗人祈禱輒應呼女為囊仙囊仙華言仙姑也而韋七綰鬢者少無賴游蕩湖湘間自言受異人術與囊仙比而惑眾苗嘉慶元年煽惑益眾鎮兵以銅仁苗石柳鄧作亂先一年奉調往郡人大恐馮中丞光熊檄貴東道周緯按之周不欲竟其事指所獲木咱等二十餘人曰此良苗也禱祠乃苗俗攝府事曹廷奎不能爭破械縱之去七月海子莊武舉劉世昌縛傳教者詣郡力

月兵日賀占鼈以苗謀反詣郡呈狀郡守懲前事不問苗益恣

二年正月初五日大黃公王抱羊等奉王囊仙韋七綰鬢作亂

焚普平明日焚南籠北門苗衣白衣男曰仙達女曰仙姑左舞

巾右揮扇喧逐跳躍羊豕奔突其手巾扇者言能辟金刃燬火

所謂異人術也九日圍急攝府事曹卒妻荆氏孫氏自縊死

慶十八年曹廷奎之子曹維以曹綸謀逆案緣坐應斬決上以其母荆氏孫氏在南籠時苗匪圍城俱自縊因特寬一綫將

曹維及曹廷琦署經歷金涪把總楊文海羽書求援時石柳鄧

曹咸亨俱免勾伏誅已撤兵而馮務持重欲俟撤兵至乃往援郡人望援之不

至也募壯士數十人出擊苗斬數級奪其巾扇以歸復夜縋城

焚苗寨苗計城不可猝下乃四出鈔暴遠近響應圍永甯貞豐

善名及黃草壩掠普安定番捧鮮羅斛歸化陷册亨州同曹艾

死之二月援兵至馬劉河去黃草壩三十里未遽渡而壁夜大

雨水暴漲失浮橋附近奸苗偽恭順給以伐竹造筏三日後未成而苗大至我師燬焉苗集其眾進扼關嶺馮公駐安順遣將繼往皆失利是時

朝命經略勒公保自湖南入黔督師既至道郎岱解永甯圍背攻關嶺苗潰六月二十日解南籠圍八月十五日搗洞洒當丈賊巢禽囊仙七縉鬚檻車解京師遂解貞豐冊亨之圍復由花江募役至關嶺捕餘逆普安黃草壩諸未降苗寨亦戡定焉於是

朝廷以南籠被圍久尙忠義能固守易其名興義而以黃草壩距郡遠裁州判設興義縣

臞翁曰巫覡厭劾易惑人而苗之惑尤甚尙巫而畏鬼也邪教之始皆貧兒獵食計煽聚既久勢不至涸沸不止夫伺其

未發而輒之與待其既發而輯之其難易異矣乘亂之始作而定之與亂之既甚而定之其難易又異矣蔽於闇撓於懦敗於需均之失也陰符經曰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易於臨於遯皆曰浸以長浸漸也聖人之言豈不深切著明哉南籠非大役亦足鑑焉

謝穆之亂

仁懷縣小溪里民謝法真穆繼賢託降神招集無賴習拳擊立稱號如天師靈官黑神觀音佛祖川主等是道光十八年六月里長白之縣知縣王鼎彝收繼賢等於獄既而釋之繼賢等歸愈恣糾黨鈔暴仁懷綦江之間仇殺趙應彩掠其村九月二十六日仁綦兩邑合捕千總中傷死捕者盡潰賊走方家溝推法真爲首逐穆元魁據其家以元魁故足穀且地僻險可負隅也

遵義守平翰副將福謙以兵至溫水去方家溝僅三十里平議
剋日進捕福持以必待省兵遂止二十七日權貴陽守石煦權
撫標中軍參將李鳳和以兵至二十九日李鳳和福謙兵進薄
方家溝會營中具餼餅餉兵兵踞而食賊火鎗發於牆隙有傷
者兵大驚而奔遺火器鉛藥不敢顧十一月初二日貴西道周
廷授以鄉勇至十二日提督余步雲布政使慶祿至十六日提
標游擊趙長春以兵至十七日定廣協副將汪廷芝大定協都
司謝榮恩以兵至十八日長寨營守備張萬清以兵至二十五
日畢赤營守備鄒必達以兵至二十九日安義鎮總兵阿精阿
以兵至十二月初三日總督伊里布率威甯鎮游擊李萬忱等
以兵至而署四川總督蘇廷玉遣重慶鎮總兵協勦亦以兵至
方家溝四面溪灘嶺箐列卒屯守網山絡野如火如荼斧鉞

師若臨大敵然而未戰也至初七日乃以火具焚賊巢賊多死
或逸出爲兵勇禽獻遂置繼賢法眞於法以捷聞文武甄敘有
差後請移遵義府經歷遵義協右營千總駐溫水增兵戍守下
部議行

臞翁曰曩仁懷袁廷瑛招苗人羅把士等踞牛欄坪出剽掠
官吏憚不敢發牛欄與蜀江津合江綦江三縣境相接權綦
江令張九穀聞其事致書仁懷令崔本謂宜決疣無養癰崔
不謂然張聞於蜀之上官奉飭與仁懷會哨溫水張至遂捕
獲羅把士等三十餘人重樓密柵皆毀之時遠近被蹂躪無
所控訴張以鄰邑令君爲之翦艾凶暴村翁里嫗無不欣躍
致牛酒呼爲青天張肩輿上下爭爲扶舁此嘉慶丙寅歲也
道光戊戌復有謝穆事前崔後王何憤憤若一轍也方繼賢

等就獄時鞠按如律戍之邊裔事卽已豈尙有一方喋血之禍哉螿有蜂蠆而不知噬有虎豹而不知固負職矣知之而諱之而縱之是誠何心哉然而忠愛果敢如張青天何未聞薦於朝也

又曰方家溝小村寨耳負山枕林草屋數十椽非金城湯池之固也睢盱烏合并婦嬰不過數百非強寇巨虜也然徵調至十一營擾攘七十餘日以督臣臨之幸以一炬殪賊豈沃燭火必傾滄溟燭飛蓬必烈猛火歟黔兵勁銳稱天下今乃甚愛其軀命無復被羽先登之風豈人不古若耶亦練之之道不豫也今之練者惟弓力矢準行陣形式已耳夫練技不如練膽練膽不如練心練心者何勿賒之勿虐之待之厚束之嚴厚則感嚴則畏感則不忍叛畏則不敢犯不忍叛不敢

犯而後能使之用命能用命然後可以戰可以守可以死可以生雖然將且有不欲言戰而求避死者矣吾其如兵何

以坐擁然林且百不始言舉而來後亦奇矣其取法
此而資於外之民命謂用命於外可以舉而行之也

黔語卷下

錢塘吳振棫臞翁纂

改驛

奢香開九驛前明事也

國朝雍正五年鄂文端爾泰復請開路改驛上游自鎮甯州之
安莊開新路直出普安之亦資孔以避盤江鐵索橋自關嶺至
普安為八驛新路自鎮甯州黃果樹至普安蒿子壩為六驛下
游黃絲驛由平越至楊老凡八十里穹巖狠谷行旅苦之改由
黃絲以下之虎場分路不經平越城即達楊老僅五十里因裁
黃絲驛以平越驛移適中之酉陽

鑄錢

黔民曩時不解用錢雖分釐亦以碎銀交易

憲廟嘗諭及之雍正間威甯舊銅廠復旺遂議開采鼓鑄黔鉛
向供雲局之用屬滇員管理黔既開鑄而滇之卑浙塊澤兩廠
鉛亦大出始以黔廠歸黔今每歲威甯之媽姑羊角新發白巘
馬街猓納黑泥三家灣等廠抽課及采辦白鉛四百二十八萬
觔有奇柞子珠礦猓布夏等廠抽課及采辦黑鉛五六十萬觔
大定水洞帕廠歲辦鉛八萬觔有奇而陳家溝銅廠每歲額銅
僅六萬觔故開鑄仍須買滇銅其鉛則備運戶工二局鼓鑄之
用

鉛

蒙齋黔書載清平凱里鉛甚詳今清平之廠曰永興其地有五
非一廠也洞下及老鎌廠礦脈已竭不復采所采惟葛藤坡賴
子坡龍井耳歲抽課凡一萬三千四百觔供下游諸營操兵鉛

丸之需舊歸凱里縣丞抽課乾隆間改歸縣大抵百觔抽收二
十觔向時每年嘗采四五十萬觔近則十餘萬觔矣交營所餘
補苴公用鉛每觔值銀四五兩或六七兩鉛多寡值貴賤胥視
乎時而官其土者卽以是爲肥瘠課額之外商賈貿販由廠陸
運至龍頭河凡三十五里由龍頭河水運至清江廳而洪江而
常德而漢陽凡三十八程漢商受而轉販遂達於四方矣

黔不增賦

明末先後三增賦或增銀三釐凡五百二十萬有奇而貴州獨
不與比李汝華傳蓋地瘠民貧且苗夷錯居丈量不可增賦尤
不可後之撫黔者當知此意

塘堰

黔山田多平田少山田依山高下層級開墾如梯故曰梯田畏

旱冬必蓄水曰冬水水光成罨山顛俯視如萬鏡開奩也地勢稍寬闊處宜用塘堰可救旱昔郡守羅文思作塘說堰說頗簡明因節錄於此以爲牧民者導

堰說云平田作渠引水以資灌溉非不善而久旱水易竭與無渠等惟有堰始能常蓄澗流作堰之法略如作壩但壩須留港此則橫截中流較平田稍低數寸水大則直過其上水小則停蓄不洩也塘說云兩山夾道其中稍平開土成坵如堦而下者爲塋田不耐旱救之惟以塘作塘之法先度地勢於田頭之上當衆流所歸處隨地寬廣開挖爲塘塘形多上高下低其下卽以塘土築橫堤堤腳仍布木橋以防崩卸中留水竇以備啟放此謂頭塘至田之中段亦有竇山歸溜處照前作爲腰塘次第啟放間有開塘得泉因泉開塘者大都

藉山澤雨溜以爲蓄塘中儲水草菱荷魚蝦之類則水活亦可得利塘法云築塘者堤腳布木橋弗若堤上植柳枝葉可蔭塘水盤根可固堤腳溜水竇用新伐松樹存皮剖爲兩空其中如竹之去內節然長短視堤腳上下覆合壓堤下頭入塘內尾出堤外鑿頭上半空處方寸作水眼以木條削尖豎塞水眼啟放時抽豎木條水從眼流出欲止則塞之松樹存皮在水中經久不朽也壩法云水分則勢緩聚則勢急安車之處必急水方能衝轉非築壩不可其法用勁木長六尺爲椿將一頭削尖交叉打入水中如鹿角於近岸安車用砂石壅堆之使無動搖其布椿上廣下狹偈水急流至車所車自轉動若河平水緩則離下壩十餘丈以上更築一壩仍於壩頭接作曲壩直連下壩則衆水由一港奔流逼成急勢可安

水車二座

柵繭之始

遵義食柵繭利自太守陳公始公名玉璧字韞璞山東歷城人以任爲光祿署正出同知江西贛州府乾隆三年來守遵義地故多柵僅供爨薪公曰此吾鄉登萊間樹可蠶也遂自山東購山蠶種且以蠶師來中道蛹出而罷六年復遣人歸期以冬至蛹得不出明年乃蠶蠶大熟乃遣蠶師四人教四鄉蠶又築廬於城東水田壩命善織者教民以手經指緯之法授以種資以器八年得繭至八百萬自是郡人戶養蠶今百餘年爲黔富郡道光十八年陳公入祀名宦而郡人則建祠祀公久矣春秋蠶功成酒食歌舞樂陳公如生不忘惠也聞遵義之屬州正安有吏目徐階平自浙中致蠶種教民蠶又相地利勸民植桑厥後

州人遂獲織紵之利其事後陳公數年吏目秩卑力不能澤遠故名不甚聞於時然其利民之心與陳等余謂祀陳時宜設一座於側以妥侑徐匪獨云報也使天下知慈惠所及血食綿於子孫施報不爽一命榮於令僕下品雜流爭自濯磨以爲良吏豈不善哉

附錄蠶事略

春蠶清明後十日上樹夏至畢秋蠶夏至前後上樹白露畢上樹者置蛾筐中蠶出卵針大而黑屈柵桑枝入筐蠶緣而上於是驅鳥雀逐野猪捕蛇與馬蜂山蚱蜢且暮惟謹上樹七日爲初眠又七日二眠又七日三眠又十日大眠亦曰四眠然後吐絲自縛而爲繭繭成梯之椈之察其韌而摘之以繰以織而綢成焉稗販駢坐遠走數千里外價視吳綾蜀錦

廉而性堅韌一衣可十歲許自他省言曰貴州綢自黔言曰
遵義綢自遵義言佳者曰府綢粗而皺者曰雞皮繭又其次
曰毛綢曰水綢水綢品最下而名獨多雙經單緯者曰雙絲
單經雙緯者曰大雙絲單經單緯者曰大單絲又有小單絲
者但疏而狹亦曰神綢近郡人鄭子尹孝廉珍徵据聞見以
爲榭卽樗爾疋樗繭蓋指是作樗繭譜五十篇曰誌惠曰定
樹曰定繭曰蠶期曰蠶山曰蠶地曰蠶樹曰蠶祥曰蠶忌曰
蠶害曰蠶病曰蠶眠曰蠶食曰居守曰春蠶曰烘種曰蛾靚
曰蛾卵曰售種曰辨筐曰上樹曰秋蠶曰蔣林曰剪移曰下
繭曰剝繭曰繭病曰炕繭曰纒絲曰纒別曰淨絲曰道經曰
道緯曰牽經曰諸綢曰綢病曰脰綢曰毛綢曰湯綢曰蠶筐
曰蠶刷曰繭篋曰蠶剪曰響符曰機竿曰排套曰沙撮曰攀

霹曰茅刷曰種榭世欲知蠶事緣起及利病所在者惟此書
爲詳

三書院記略

貴陽三書院一曰貴山舊爲明新書院在東門之南隅後以
皇殿三大節朝賀之所迫近巡撫署朝夕鼓吹鳴礮非所以示敬遂易
其地爲書院而改建焉始名一曰正習在城南俗稱南書院太守官
公舊宅也一曰正本在北門外俗稱北書院已裁貴筑縣丞廢廡也
嘉慶庚申常公明爲方伯謀葺南北兩書院而常以事去有公
款六千金貯糧道庫將以其息爲膏火資時中丞某將歸女某
王家觀察某以金充筐篋而書院膏火遂無所出不得已而出
於官捐然勢不可久其後因割貴山經費之半而勻給焉

尙節及幼兩堂紀略

黔語卷下

善化賀公長齡撫黔憫黔人之貧而嫠貞而困者乃議建尙節之堂籌費得白金萬七千九百有奇購地南門外河上卽箭屯道街材鳩工爲月者十而畢中爲堂堂之外爲屋五所合百四十間堂自左下爲節孝祠爲二門門之外門者居之其前爲大門門之外爲義學三日柏舟日中河日河側堂自右下爲倉納穀千石義學以教嫠之子幼而穎者穀以備荒恐市傭居奇嫠食貴也市木棉教之紡製機具課之織懼其坐食無以自勵也姑老而病者子女之未及歲者許一室居以仰事而俯育也子三增一人食五則倍之出內董率以糧儲道領其事道光庚子堂成以某月日備肩輿鼓吹迎衆嫠入堂送者環於室觀者溢於衢親鄰相見不以弔而以賀又貴陽有及幼堂舊在南門內倉後街十八年移南門外候館後收恤幼童之無所依者以一百二

十人爲率凡官紳捐白金五千兩有奇權其息爲饋粥衣被藥餌費門者一人宜略識字童十歲以下俾教之讀治竹器者二人治櫻器者二人治紡織者二人童十歲以上俾各授以業吏一人主簿籍役一人主支發米薪供雜事歲仲春官稽其年及十七歲者令其出堂藝旣成能自食也經費足條目定乃達之於朝而以令尉掌其政令歲會月要糧儲道受其成焉堂之成亦賀公力其年則道光戊戌也

十八先生墓

明社旣屋永明王由榔自廣西走貴州孫可望迎之入安龍所旣而可望謀叛王與諸臣密謀召李定國於粵圖可望謀洩可望殺其大學士吳貞毓以下十八人後人哀之收遺骸葬焉閱

三年乃贈恤有差建廟勒碑表曰十八先生成仁處蓋順治五
年至十一年事日久廟廢碑亦泐今墓側一碑康熙中因前之
殘碑而復刊者然亦剝落數十字矣按今碑載吳貞毓張鐫周
永允一作吉楊忠徐極蔣乾昌李元開李頎六書正譌有議屨屨字與溺同
鄭允元趙賡禹蔡續易士佳胡士瑞朱東且任斗墟內侍張祿
一作福祥全為國而明史吳貞毓傳有給事中林青陽御史林鍾
無李頎楊忠攷貞毓傳稱青陽間道馳至定國所馬吉翔報可
望可望遣鄭國械貞毓等嚴刑拷掠諸人各賦詩大罵而死其
家人合瘞於安龍北關之馬場已而青陽逮至亦被殺是青陽
死在諸人後或當不在此十八人之數且李頎臨刑時所賦詩
今尚存則明史不載李頎或未足據殘疆野紀兵燹銷磨傳信
傳疑牴牾不免卽如墓在西門外馬場卽今演武場也隄城不

及一里而明史言北關之馬場是西誤北也當時賦詩就刑者
不知幾人今惟吳蔣李胡四詩刻碑中耳洪稚存亮吉督黔學
時嘗與太守曹君謀舉祀事今其地尙無專祠木主附東門外
倉頡祠內學宮子弟歲以其廩糈之入率錢為墓祭謂非忠烈
之氣感人者深且久歟

附錄吳貞毓詩九世承恩愧未酬憂時惆悵乏良謀躬逢多
難惟依漢夢繞高堂亦報劉忠孝兩窮嗟百折匡扶有願賴
同儔擊奸未遂身先死留取丹心報國籌蔣乾昌詩天地神
明不可欺此心未許泛常知奸臣禍國由來慘志士成仁自
古悲十載辛勤惟報國孤忠百折只憂時我今從此歸天去
化作山河壯帝畿李頎詩憂憤呼天灑酒卮六年辛苦戀王
畿生前只為忠奸辨死後何知仆立碑報國癡心容易死還

家春夢不須期汨羅江上逢人舊自愧無能賦楚詞胡士瑞
詩生久雖無補常存報主丹太阿既倒置社稷祚將寒孽子
孤忠在香魂塞兩間權奸網尙漏厲殺又何難

飛山廟之誤

貴陽飛山廟祀楊老令婆香火頗盛余見而異之按靖州志楊
再思太原人五代初居五溪有部曲規飛山而據之自號飛山
令不臣馬氏而自通於中朝朝廷因其所稱者而命之以示羈
縻子孫世相襲宋初改授誠州刺史又按宋史蠻夷列傳誠徽
州唐溪峒州宋初楊氏居之號十峒首領以其族姓散掌州峒
太平興國四年首領楊蘊始內附五年楊通寶始入貢命爲誠
州刺史淳化二年刺史楊政巖復來貢是歲政巖卒子通盪繼
知州事熙甯八年有楊光富者率族姓二十三州峒歸附詔以

光富爲右班殿直昌運等五人補三班奉職展情等十六人補
三司將軍繼有楊昌銜者亦願罷進奉出租賦爲漢民詔補爲
右班殿直子弟姪十八人補授有差獨光僭負固不從命詔湖
南轉運使朱初平縻之未幾亦降乃與其子日儼請建學舍求
名士教子孫詔潭州長史朴成爲徽誠等州教授光僭以皇城
使誠州刺史致仕官爲建宅置飛山一帶道路巡檢光僭未及
拜而卒遂以贈之錄其子六人元豐間議以沅州貫保砦爲渠
陽縣隸誠州以徽州爲蒔竹縣隸邵州崇甯初改誠州爲靖州
是靖州爲飛山令舊治地祀之宜也若貴陽固已渺不相涉乃
因飛山令爲楊氏遂移其祀於傳奇稱爲楊老令公之楊業已
不可而又舍令公而祀令婆謬亦甚矣

南康二祀之誤

貴陽忠烈廟俗稱黑神廟。唐頓邱南公霽雲與張許同死。睢陽者也。舊傳霽雲子承嗣以婺川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多善政。劉闢叛。以無備責承州。請從軍討。主承宗。柳宗元代爲作狀。其卒也。二州人感之。爲立霽雲祠。而承嗣附。洪武初。貴州都指揮程暹依民俗建焉。然未列祀典。曷泰間。貴州按察使王憲請於朝。始列於正祀。按施涪二州。雖近。然非所轄。承嗣以不職貶承州。何以貴陽祀之。惟雲溪友議載南中丞卓爲黔中經略使。大更風俗。凡是溪谷呼吸文字。皆同秦漢之音。甚有聲譽云云。唐時黔涪等十五州。牂牁等五十一。羈縻州皆爲黔府所轄。故稱卓爲轄公。死而祀之。因稱轄神。後人或訛南中丞爲忠臣。因以睢陽之事當之耳。黑神則轄神轉音之訛也。又廟樓上有康太保神像。正殿有唐清江郡太守事公承嗣少君

宋麥新團練使康公繼英少君主尤可笑也。承嗣官施州刺史。施州卽清江。非太守也。繼英見宋史忠義康保裔傳。傳云繼英仕至左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宋之官制。節度防禦團練刺史皆不之郡。實勳舊兼領之虛職。繼英雖領貴州團練使。亦不之郡。且宋之貴州。乃今廣西之貴縣。與今之貴州無涉。今貴州於宋爲化外。矩州勳臣之子。亦不官於其地。郭子章誤讀貴州團練使之語。斷康太保爲保裔。考宋史保裔生官死贈。皆不至太保。其附會可見。張鶴鳴作康太保祠碑。主子章說。而黔書又從而粉飾之。不足爲據。廟中二主。稱清江郡太守麥新團練使。皆誤。至以少君稱尤鄙俚之甚者。

建文遺跡

貴陽城南羅永菴有建文題壁詩。又安順城東飛虹山清鎮城

北聳翠山安平城東高峰山玉龍洞皆有建文遺跡按明人言
建文出亡者王鏊守溪筆記祝允明九朝野記鄭曉吾學編及
稗官雜說如致身錄從亡隨筆諸書是也靖難之事實錄多曲
筆野史尤不足憑如因楊行祥事而移之楊應龍王世貞辨之
因史仲彬之名而造爲致身錄錢謙益駁之朱檢討彝尊王尙
書鴻緒辨之尤力近楊椿明惠帝論於宮中火一節指說情事
極確而輯志乘者輒以傳訛之詞爲山水點綴甚無謂也

張三丰

黔書載張三丰平越高真觀遺跡甚詳今都勻城北一里夢遇
山或云三丰嘗至其地又遵義桃源洞亦云三丰寄跡所有救
益婦事洞口石刻一詩或賣癡來或賣顛無人識我是真仙若
人要問家何處止在桃源洞口邊語甚淺鄙大抵近人假託不

足據也

斷碑硯

斷碑者宋熙甯四年蘇文忠爲孫吳興作墨妙亭詩石刻也存
十二字凡四行行三字曰鐙他年曰憶賀監曰時須服曰孫莘
老高廣各三寸長四寸王文成公得之以背作硯左刻守仁二
楷字右刻篆書陽明山人四字側刻分書驛丞署尾硯五字蓋
明正德元年文成謫貴州龍場時物也裘漫士曰修得之爲之
贊與銘見紀文達公集銘曰塊然一石琢之磨之東坡取之泐
字陽明用以臨池吾於東坡不重其經濟而愛其文章之達吾
於陽明不宗其學術而歎其功業之奇於戲每一援筆悠悠我
思

夢草池

按察司署聽事之西曰西園有池大數畝曰夢草池池中荷花極繁麗池上亭亦曰夢草今榜額爲乾隆壬子奇豐額公書沿舊稱也園爲前明吳紫泉所居紫泉名中蕃字滋大晚號今是山人有敝帚集十一卷余從友人所借讀前有康熙時孔尙任顧彩序及自序三首皆未詳出處惟嘉慶間傅玉書序稿言紫泉鄉舉二年而明亡桂王自粵入滇嘗仕爲臺省官以言見罪復起爲州守海宇旣一遂隱居養母以終其詩屢及夢草池亭蓋其蚤歲舊居迨更亂離宅已他屬移居龍山復徙蘆荻哨其蹤跡約略可見又七月十六日張九如先生招飲夢草池閣詩第三首云一劫沉灰後廿年愁再過不緣親大雅安肯睇餘波此又園池他屬之明證其何時改作官廨則無知之者或云紫泉晚歲佯病狂嘗持所嗜佳硯碎於中衢所著有斷硯草未見

按滋大歿于康熙年間周漁璜詹事起渭有輓詩二章注云滋大萬厯遺民也又滋大家舊有勸影臺亦見詹事詩注

馬寶袍劍

馬寶亦曰馬三寶字成璧秦人坐殺人罪逸獄出爲盜性反覆人號曰兩面皮張獻忠醜黨也勇黠善戰後從孫可望及吳三桂奉

命征滇寶以四千人自瀾滄江外來降久之又從三桂叛三桂死於衡州簡親王喇布假益陽知縣徐撫參議道銜齎詔招撫寶殺之抗拒如故大兵進攻勢窮蹙復據遵義康熙二十年兵敗亡走今遵義鄭場五龍寺劍一繡袍一云是寶物又村氓家尙有吳世璠封寶偽敕及寶奏表殘孽凶狂死不旋踵而猶爲此宣諭辭讓之文冥頑無知豈特夜郎自大哉梟鳴狼嗥有耳

惡聞而忘札不遽澌滅者殆天故留之為萬禩供唾罵警反側也翼閱檀默齋楚庭稗珠錄言遵義有繡鎧臺乃秦良玉治兵遺跡良玉從夫馬千乘征播時嘗服繡鎧誓眾此臺號令嚴明莫敢仰視人因呼為繡甲軍臺之得名以此良玉忠勇殉國為明末奇女子史稱其征播功第一歎齋所言得之游黔時必非無據今遵義新志不載此臺豈傳聞之詞不足紀歟抑已湮沒無可攷歟因記馬寶繡袍事偶憶舊聞附筆於此

附錄吳世璠封馬寶敕偉人為天下而出匡時宏安攘之勳名世輔王者而興翼運炳忠貞之節故封爵先崇乎專閫而錫田大起乎元臣福及後昆位高五等爾少傅兼太子太傅親軍驍騎前將軍掛大將軍印總統馬寶拔萃豪英非常智勇身經百戰樹威望於前朝誓復中華布腹心於藩邸惟先帝知人之鑑蚤喻深機值王師撻伐之時遂彰遠略湘甸從容立馬千羣蛇豕皆靡潭州慷慨登陴萬眾梯衝立碎龔醴陵而纍俘莫數指安成而馘醜無遺壘岸穿雲韶嶺剪鐵林

之勁甲光射日郴江梟黑槩之名敵避戎麾只今破膽民間軍號如觀來蘇誠哉榮著王家允矣績高盟府朕承祖烈崇禮功臣是用封爾為豫國公錫之敕命子孫世襲於戲標柱名留今古無慚新息之孫枕戈志在澄清先昨西江之士爾其祇承寵命益奮謨猷將使敷淺神都蚤靖風塵於傳檄遂令鄱陽沃野即歸版籍於同書豈不茂哉故敕洪化二年三月十三日 馬寶辭封表少傅兼太子太傅親軍驍騎前將軍掛大將軍印臣馬寶謹奏為瀝悃控辭事洪化二年六月十九日欽差翰林院編修臣徐元祚齋捧敕書一道晉臣豫國公爵到遵臣郊迎至署望闕叩首跪聽宣讀訖伏念臣以關西鹵莽髻髮從容未習孔孟之書不識章句之義當令識字官解釋詞意乃知天語優隆如綸如綍古昔聖帝明王崇

禮元功之典未有如臣遭際之盛者也臣何人斯焉敢當此所以俯伏丹墀汗流浹背不禁踖踖之難安也臣二十年來受國深恩實與諸臣不同雖竭智捐軀難以圖報於萬一每自勉勵期全名節於始終不望顯榮於當時狗馬之心如是而已若臣忠於所事而有一毫希寵貪位之念是臣先欺自心以負高皇帝並負陛下也且從來封錫之舉要皆行之於天下大定之後今國步多艱方厘宵旰之憂豈臣子忍心受封之日諸武臣力而拒諸原一人安而享其爵殊非獎勵軍功之盛事也况臣罪多功少才不稱職前此大將軍之權亦曾具本辭免緣以征勦方殷溫旨諄切不敢故為推卸今則榮臣之身榮及子孫甯不惕然而懼赧然而愧乎是以敢瀝血誠披悃控辭君父之前吐露良心原非矯飾套語所有敕

書今特專官齎繳懇乞睿鑒察臣愚衷收回成命或俟蕩平之日少有微勞再為敘功頒給庶幾爵賞公而人心奮矣臣本武夫率臣愚悃言辭麓鄙不知委曲干冒宸嚴曷勝戰慄恐懼之至為此具本辭謝以聞洪化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尚

世播再諭三諭敕馬寶再辭表受封謝表文繁不備錄

鐵柱

甲秀樓在南明河南岸今樓額三大字為中丞裴公宗錫書已殘損卧廡下樓前鐵柱二其形圓長十尺有奇一稍殺下無跌上有蓋六面皆鑄字西林鄂公宜軒勒公平苗紀功也古州八萬改土歸流經營八九年乃克底定以較南籠之役大小難易有判然者今兩柱並存其文附錄於後

帝德光被臣功赫煜八萬古州生苗帖服鎔干銷戈鐵柱矗矗

表烈垂謨載瞻載肅

雍正十年歲次壬子孟冬月上浣吉日

少保保和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總督雲南貴州廣西三省軍務世襲一等伯鄂公名爾泰字西林紀功鐵柱

貴州通省士庶民苗人等公立

鐵匠頭人楊一清等

聖武維揚誕及蠻荒興義洞洒捷伐用彰功成錫爵苗俗安良勦撫承制銘柱重光

太子太師兼兵部尚書總督雲南貴州調任湖廣總督總統四川軍務世襲威勤侯勒保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總督雲南貴州軍務世襲三等男鄂輝

兵部侍郎巡撫貴州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馮光熊

布政司賀長庚 按察使 馮繼辛 貴西道 王朝極 署貴陽府知府 陳熙蕃 貴東道 周緯 督糧道 孫文煥 貴筑縣知縣 王湛恩公立

大清嘉慶二年歲次丁巳孟冬月雲南候補府經歷 葉松齡 雲南龍陵協右營把總 胡傑 監 鑄

臞翁鐵柱篇一柱鑄自雍正年重臣定策開黔邊古州八萬

古化外上下九股相鉤連殿頭鑄印督三省危厓大箐驅戈

鋌紛紛獮薙置郡縣荒芻驚視中原天一柱干支紀嘉慶最

爾南籠苗逆命文臣縮朒久養癰妖巫煽誘苗人聽王師嘽

嘽自楚來小醜跳梁更戡定八月十五覆賊巢刀光月光夜

相映屹然兩柱銘厥功細論難易未必同要知三聖布

神化早看魑紒成華風磨風蠹雨鍊花裂天陰鬼語聞嗚咽

似云此鐵非是鐵乃是千人萬人血鑄為錢鎛力可任官吏

擾農愁苦深廉威所被羣苗服我願鑄為良吏心

諸葛臺

古州之名昉於宋然地居化外僅以名號羈縻非真隸版圖也

剗其險通其塞芟之薙之而郡縣之自

國朝雍正間始先是張公廣泗守黎平以金幣賄苗假道入貴

陽密記其道里遠近山川險阻形勢屯儲戰守之地與鄂文端
叶謀定深入痛勦之策新疆闢土張之力居多其後羣苗復叛
亂時張已總督湖廣

命尙書張照爲撫定苗疆大臣提督哈元生爲揚威將軍董芳
爲副將軍久之無功十三年

純廟卽位命張照回京以廣泗爲經略乾隆元年苗疆始大定
蓋平苗之役張實始終之也今古州廳治有方城約里許苗人
呼爲諸葛城聽事之左有高阜曰諸葛臺苗祠諸葛丞相最虔
歲時伏臘或負疾病必具雞酒拜禱臺下顧不敢登云登輒眩
而仆也或云張公假道時至其地登陟眺覽苗大驚異以爲神
人又疑其有他圖謀以刀往割其所衣繡袍覘其意旨張不爲
動笑指當胷處曰此處甚佳盍割取苗因不疑不數年張遂經

略其地云夫苗旣驚畏公安敢以刀割其衣世人震於張之功
烈爲此附會之說不足信也雍正七年始設古州理苗同知毛
振翎實始蒞茲土乃築亭於臺上而屬常君安爲之記今臺下
碑是也亭中聯額則中丞元公展成所題

昭忠祠撤位

雍正二年命中外建昭忠祠以祀開國以來致命盡忠諸臣甚
盛典也方吳三桂開藩時山東曹申吉以翰林擢侍郎出爲貴
州巡撫三桂叛曹從逆三桂性多忌降者往往被誅戮及死同
黨復相仇殺滇平之後曹不知所終後以傳聞之誤以曹入祀
昭忠乾隆間

欽定國史列傳置曹逆臣傳中而祀典未卽撤嘉慶七年禮臣
始奏撤其位

申吉字澹餘安邱人丁
詩見魏憲百家詩選

雹神祠

雹神爲李左車有言其極靈異者黔春夏多雹小則傷麥禾大則如盆如盎人畜遭之立斃善化賀公撫黔遂於扶風山建雹神祠而禱祀焉往余門生殷銘游山中雷電暴作大雨將至山有洞入而避之甫入覺光耀照燭目不可啟沈寒砭肌遽爾悶絕歷半時許始蘇則洞中空空向之光耀照燭者不復見出洞山上雹積二三寸矣乃悟向所見卽是雹特不知其如何而出耳

虎頭致雨

道光丙午夏旱或云以虎頭縋城北龍潭可得雨嘉慶間嘗行之甚效也索之縣庫中虎頭故在乃遣官祀於潭而縋入焉是日遂獲雨盈尺遠邇霑足歲以大豐時自中丞以下同用坡公

起伏龍韻作詩以紀其事

臞翁詩云不聞陣雨鳴萬弩但聞敲扶窳蝸虎中丞精禱徵舊事數典紛綸溯其祖縣庭召吏索虎顛廿年庫屋栖塵土當時百獸盡懾伏此日兒童苦相侮豈知物類相感捷頓覺腥雲歎水府乖龍驚起飛九天急雨如繩復如縷前雷後電旱魃逃不使災傷軫堯禹詰朝牲醴答靈貺明德歆神神豈吐山城政簡散衙早偶然落筆奔風雨鏗訇金石聽吟聲似爲龍公寫餘怒

馬著草鞵

非雨非雪非煙非霧濛濛冥冥著物而凝殆所謂松耶而黔人謂之下凌各澤遍地滑不可履策馬行山谷間患其蹶而顛也御馬者編稻草如履狀納其四蹶然後馳之驟之乃無患

打鬧

安化婺川農人罇苗用鉦鼓雜歌名曰打鬧以作其氣使用力勤也俞秋農大令汝本嘗作打鬧歌

送瓜

黔俗新婚之家中秋夕有戚友送瓜事瓜以綵亭載之或飾男子為村婦妝負而至謂之嬾大嫂導以鼓樂至則以瓜置之牀以為兆宜男也其家設酒食以款客或前客未散後客復來曲巷閒坊笑語雜沓值秋晴月大漏三四下鼓吹聲尚喧闐未止也羅蘇溪方伯喜作俳語有送瓜詞十章錄存其四筵陳瓜果待牽牛水拍銀盤倚畫樓近日瓜期交代緩直移七夕到中秋簫鼓聲喧近鏡匳月光斜透水晶簾填街塞巷癡男女縱是瓜田不避嫌金背蝦蟆照碧空嫦娥笑倚海雲東憐他世上無靈

藥種子新方乞月宮賀客紛紛索喜茶幾時嬌面醜桃花癡心只把縣縣祝知是甘瓜是苦瓜

壇神

書言惠迪吉從逆凶易言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其理固昭昭者末俗不知修省妄覲無望之福遂溺於禱祠之事黔信鬼尚巫壇神者邪鬼也巫黔謂之端公言能為人禍福奉之者幽闇處置大圓石於地謂為神所據也歲時朝夕奉惟謹又言三年小慶五年大慶則盛具牲醴歌樂以悅神不然且忤神意貴陽城中奉壇神者十二三細察之厄於疾病死喪訟獄盜賊窮困者比比未見其能福人也而奉之者不敢替亦卒不悟愚矣哉愚矣哉

墓祭

貴陽郭外阡隴頗多新歲清明及孟冬之月貴族寒門咸祭於墓展霜露之感薦魚韭之誠也乃有挈榼攜壺延賓召友藉名餽餘張幄羣飲氤氳款款履舄交橫既違哀慕之義又乖男女之別君子譏之然禮教之不行責在司牧吾儕安能道其咎也

衙祭

黔俗給使廝養遇朔望之次日得食肉謂之衙祭肉滇蜀亦然按通考載石林葉氏云節度使碧油紅旆受賜者藏於公宇私室皆別爲堂號節堂每朔望之次日祭之號衙日是衙祭二字其來甚久祭餘分肉以畀衆人卽祭統所云鞞庖翟閭惠下之道也特今士大夫家亦如是則沿其文未詳其義耳

字塚

王涵菴名湛恩令貴筑時募人拾廢字聚而燼之塵其灰於扶

風山曰字塚今猶巋然也

田不論畝

苗疆田無弓口畝數古州永從諸處皆然計禾一把上田值一二金下者以是爲差不書契約以木刻爲憑近則亦有用契者一夫力耕歲可獲禾百把

錢不論貫陌

安順興義諸屬以錢市易百貨皆權其輕重或如千筋或如千兩不論貫陌也

黎平木

爾疋被黏郭注黏似松那疏俗作杉說文作櫛徐鉉云俗作杉黔諸郡之富最黎平實惟杉之利種之法先一二年必樹麥欲其土之疏也杉歷十數寒暑乃有子枝葉仰者子乃良樹而蓄

之其罅而墜者棄之美其性也春至糞土東芻覆之緇火燖之乃始布子而以枝莖午交蔽之固其氣不使速達也穉者曰杉秧長尺咫則移而植之皆有行列沃以肥壤欲其茂也壯而拳曲卽付翦刈易以他栽貴在直也於是結根竦本垂條嬋媛宗生高岡族茂幽阜不二十年而蓊蓊萋萋蔚若鄧林矣自郡之清水江以下二百餘里埔壩鱗接輪囷櫛參天地純碧羲娥匿影或與風颺颺鳴條音響則琴筑并奏笙竽合唱其間棲者擇木雌者擇音猿父哀吟獬子長嘯幽翳淒迴殆難爲狀般爾旣集斧斤日尋其聲丁丁鏗訇溪谷枌櫨樂榼之用靡有不具商賈駢坐齋刀布而治質劑者歲以數十萬計其地有三曰王寨曰毛坪曰卦治歲以一寨人掌其市易三歲而周蓋嘗訟之部使者定爲令甲也大棧小桴縱橫組束浮之於江經奔處遠口

甕洞入楚之黔陽合沅水而達於東南諸省無不屆焉昔張平子云鬻者兼贏求者不匱左太冲云材以工聚賄以商通黎人之以木富也其庶幾乎

白蠟樹

黔之木皆可材也不以材而利者何也漆也剖其膚而汁也桐與茶也軋其實而膏也而利在蟲者曰白蠟樹汪機謂卽冬青李時珍以爲樹似冬青今謂之山蠟樹以別於水蠟樹然水蠟樹亦可放蟲且插之無不活者安順多蠟樹產蠟蟲負殼大如栗以數枚置樹上殼破蟲出細如蟣延緣枝葉間雨至匿葉底秋風動搖雌者化雄者蟄樹膚中及春啟蟄復負一殼出如花之蓓蕾然至夏大如雞頭于纍纍然如樹之結實將遺卵也於是急摘取之而布之樹艸之旣盡則蟲無有而樹皆縞矣割

之膏之滓去液留而蠟以成方其將遺卵也黔人不能盡育則
販者或擔或負日數百人賴肩胛足窮日夜走施秉懼蟲之速
化也日煖尤甚辰沅間人亦胥待於施秉爭買以歸遂成一闕
之市

雞縱

黔產菌不一種有大如盤盂者色或紫或赤或綠食之往往殺
人常食者曰凍菌冬日有之茅草菌極小味亦美其尤佳者曰
雞縱莖長而色尤白產安順威甯者與滇產匹楊慎蕨林伐山
雞菌條載埤雅引莊子與蔡氏毛詩名物解同今埤雅螻蛄條
作朝菌不作雞菌又謂集韻塿土菌也今集韻塿字下亦無土
菌解潘之恆廣菌譜作雞縱與陳仁錫潛確類書同郎瑛七脩
類彙作雞宗解亦互異湘潭張紫峴九鉞詩云翠籠飛擊驛騎

遙中紹分賜笑前朝金盤玉筋成何事只與山厨伴寂寥注云
明熹宗嗜此歲馳驛以獻惟客魏得分賜張后不與焉此雞縱
故事而不知其所本

廣菌譜見陶
珽續說郛

土物

黔產如朱砂雄黃革器蒙齋介侯皆詳紀之今歲時貢方物例
用檀香然買之粵東固非黔產魚不過數種蟹大寸許不中食
蝦惟銅仁東門外產者為佳楊梅枇杷皆具體耳橘之產都勻
者極小而無核味甚甘聞此種僅一二樹在郡解中不易得蘋
婆果可與北地相伯仲清鎮佛手移植盆盎霜實纍纍可翫柑
橘之屬則鎮遠所產為多地近楚也山肴野藪名實多混淆食
菜萸黔呼則黔人所酷嗜五味百和闕此不可家家屋簷下繩
懸筐皮紅黃碧綠相雜終歲之旨蓄也羅蘇溪方伯有咏土物

二詩附錄於後

答人問黔中土物用放翁戲咏鄉里食物韻黔山鬱鬱叢蒿
 萊土物佐餽充與臺自經漢家採蒟醬蒟子如桑椹葉可合
 處稱爲物野芳一一搜琪瑰草脚雞墖蝕寒雨蕨拳龍爪
 椰似卽此物土人呼蕨水檳榔嚼甜似蜜水檳榔形似地蘿葡菴
 撐恢台爲龍瓜菜酸於梅地蘿葡味則酸米熟天心穗可掬粟味甘脆天米紅子累
 霜寒佛手拳難開相似佛手而不開蓮花細剝回子白蓮花白
 箸攪之成絲諫筍走鞭驚東雷見陸詩蓮花細剝回子白蓮花白
 白刺刺菜爭吃竿兒刺刺菜一名送春歸實可蝦蟆兜向藥
 籠貯車前子俗呼爲蝦蟆魚鯽菜借砂鍋煨泥酥菜葉羅鬼
 新蔬雜芝菌羅鬼菜姨媽嫩蕪供嘲哈嫩蕪如荷包牡丹蠻
 鄉久住識風物忠果淡咀甘初回黔嶺梯田汗且菜蠻花

如繡標重臺野蔬充膳不勝采一詩難括干瓊瓌降眞之香
 擬赤鐵降眞香卽柴藤香莖赤長壽之草宜黃台草出廣順
 銀絲結網北山蕨遵義蕨粉丹液落磴南村梅黔中楊劬斗
 香芹葉寸切芹之短者俗花嫩菜枝紛開棉花菜如鼠耳
 觀音蓮蕊滴甘露觀音蓮根羅漢竹筍抽春雷羅漢竹出箒
 雞澹白深避繳箒雞出西高女酒淺紅新醖醅苗俗生女
 色紅四腮魚向玉屏釣魚亦四腮九香蟲許金鑪煨九香蟲
 始用火炒熟豪彘抽簪大可駭中刺可爲簪狗魚掉尾眞堪哈
 服之身輕狗魚卽人首圓蛇孝獸數珍惟宛鍊雲母從方回州孝獸出
 魚能上樹思南之甌峰

南酒道遠價高至不易得尋常沽貫皆燒春也茅苔村隸仁懷

縣濱河土人善釀名茅苔春極清冽長寨人多以蓼花入麴釀酒刺梨酒色碧味微甘特不釀耳

白椒土

白椒土在長寨廣順之間陶家用之然而其質不良

伸筋草

伸筋草產安平燂湯浣濯痿臥者立起

蜂洞

蜂洞在永甯城西河營司洞深屈多水上皆懸厓有蜂窠如車輪蜂千萬以春夏來霜降前後乃去去遲則豐獲割蜜者絕而上下如猱猥然

平簫

去玉屏十五里曰羊坪產美竹有鄭氏辨其雌雄製為簫材舍

吐宮徵清越微妙是以天下之言簫者必首鄭氏鄭氏世守其業名為平簫值亦倍常簫焉

白石

思南產石瑩白如玉惟肌理不能滑膩耳其大者可以為几案

石燕

石燕出清平之大風洞首腹尾翼確肖惟不能翔空耳煨而服之可愈胃疾

粉資

黔人飯稻而喜粉資屑糯為之者曰資粃屑粳為之者曰餌塊粃字書無粃字惟粃字義為屑米餅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取鼠麴汁蜜和粉謂之龍舌料料音販或轉音訛為巴而臆造亦作粃市中鬻此者最眾迨饒歲時則家家貨春屑米以斗石計為度歲需春聲與臘鼓聲相和也貴陽諸郡縣皆然至若

窄鄉窮壤十九以苞穀苞穀黔蜀諸處俗稱以其莖幹花實形亦曰玉則李時珍本草所載蜀玉黍也高粱為糧硯戶山民則所食惟菽與稗耳有老死未嘗齒稻麥者

王卡苗

環黔境而族處者苗居十之六馴者彬郁其容居然宋甫而魯掖矣卉裳椎鬣耕漁射獵以求食者猶良苗也或外獷而中螫聚則扞弓露刃怒爪磨牙日以盜劫為生計毒箐巉岨窟穴深邃捕者幸而得至踪影滅沒不可追索搜抉鉤繫之術窮而斂攘鈔暴之風益熾獨余所聞王卡苗則不然地隸平越居者千百戶耕而食織而衣皆足以自給以粟布之餘出山市鹽他無所資於外歲無逋賦納官有定日雖雨雪不稍愆山中人無故不出山外人亦不得入數十年未有一訟牒辦官吏地產礦砂

極旺有願買山謀開採者誘以重貲不顧也涪涪悶悶不與世通無懷葛天之民亦若是而已矣又聞羅斛之苗有類王卡者其地名今不復記憶

花麻布蛋

俗呼雞鴨卵為蛋音蛋無卵義求其字不得徇俗呼之

黔苗新隸版籍者免糧賦舊徵糧賦者納銀穀與齊民同永從苗賦額徵銀五百三兩有奇獨六洞苗則以花麻布蛋抵錢為正供初意蓋便苗也今苗往往以錢市物納之官市物之值或反浮於納錢之數官得其物無所用復出以易錢馴儉扼之輒多折閱然苗俗承習已久或基以納錢可節費者卒不願蓋亦懼官之多取也今列其納物之數於右

頓洞納蛋一百二十四上皮林納布三百六十六件每件一丈不蛋一百唐洞納蛋二百大團樂香宰吾三寨納布四百

五件蠶五百二十五疋洞納布一百一十五件棉花三百二十九
九劬蠶四百零八下皮林納布四百九十三件蠶一百四
十三酒洞納布四百四十八件蠶五十五龍圖納布四百二
十件蠶三百雲洞納布二十件棉花三百三十劬蠶三百三
十貫洞納布一百八十六件棉花七百二十劬蠶三百二十
三以上六洞共納糧布二千四百五十三件蠶 邕沙納麻
二千五百四十八糧花一千三百七十九劬
一百五十劬大塘納麻二百劬

奪親

貴筑宋家苗新昏之夕婿往迎女家率親屬箠之謂之奪親

坐家

花苗女嫁數日即至母家生子然後歸謂之坐家

蓄醕

狎家有三日補籠曰十尤曰青狎貴陽安順興義都勻諸郡皆
有之其俗聚馬牛雞犬骨以米糝和之作醕以酸臭為珍品稱
富人者則曰蓄醕幾世矣

鬼竿換帶

鎮甯之苗春時立木於野曰鬼竿男女旋躍而擇偶鎮遠黑苗
男女唱歌換帶而後聘娶此與他書所記蘆笙跳月之俗不甚
異也

外甥錢

黑苗必以姑之女為舅婦若舅無子必重獻於舅謂之外甥錢
父曰還種否則終身不能嫁

懼翁曰苗人向化已久如宋家蔡家之類皆通漢語知文字
習禮法勤耕織彬彬然有華風惟服飾俗尙未盡變革耳苗

之稱名甚夥生熟不同良莠亦異諸家記載及志乘已詳姑撮可笑者一二端筆之以助談柄而已

啣酒

啣酒苗俗也古謂之竿兒酒其法蒸野稗如麩實之罌而塗其口卜日召客則設罌堂中撤塗注水與口平淺則復注逡巡釀成以細竹筒插罌腹眾客環而啣之以次輪轉水味澹則酒力竭矣近漢民亦多仿此法釀酒者苗性嗜飲多以沉酒蕩其家常州周星頡司馬作啣酒詩以倣之星頡名景益乾隆辛卯進士官古州直隸同知有寄千閣吟稿雪帆吟草江行集晚香草蒙香草堂文集

黔語卷下終

孫文燾慶坻曾孫士鑑校字

